



陳大爲

民國58年9月28日

廣西桂林

學歷／東吳中碩二

現職／東吳中碩二

作品／詩集《治洪前書》

會館

陳大為

「會館」在南洋移民史上扮演著極重要角色，是華僑落地生根的一個象徵。本詩分三節來刻劃「會館」在歷史進程中的三種角色變化。

第一節，把大歷史嵌入曾祖父對父親的口述當中，進而處理那些簽下賣身契、乘船南下而不斷回首故鄉的「豬仔」心理；然而南洋在他們心中，從攝氏三十三度高溫的異地，漸漸轉變成膠痕穩定在三十三度傾斜的「一座熱帶的唐山」，亦發展出因應異地生活問題而存在的「籍貫中心」——會館。

第二節透過父親的童年經驗，勾勒會館在定居生活中的吃重角色，它的存在意味著一種安定，也淡化了鄉愁；在那個以開採錫礦和割膠為主要生計的窮困時代，它維繫著族群的情宜與習俗，更是重要的「娛樂場所」。

第三節從早年造型千篇一律如「霍元甲」似的長老遺像切入，以敘述者本身的視野來說明會館的老化，其功能從生活淡出，甚至連族譜都廢置；新的時代消解了會館的價值，它對新一代華僑而言，只是個頒／領獎學金的所在，只是一個單薄的舊名詞。

會館

· 1 · 南洋的合院

飲一口大醉的白酒

掏出顆粒很細的記憶

像沙，在指縫間流失的南洋

講一段他忘一段，酒意魯莽

刷刷亂翻一冊晚清的脆弱線裝

紙的裂痕撕開一甲子的過去

曾祖父話說從頭西元一八九七：

大霧吞噬了鴉片的十九世紀

像鯨魚啟航自乾癟的廣西

歷史的廣角鏡跳接到南洋

船隊載著被契約細綁的「豬仔」

「豬仔」全窩在高壓的殖民船艙

遙想鄭和的風光，記掛老家的米缸

汗衫鼓成頻頻回首的帆

但季風斧斧，從東北劈來

把眺望的虛線統統劈斷！

榴槤的魅力蠟染了黑白的南洋

礦湖把層積的雲紋不斷拓寬

鐵船挖出錫米，挖出家的雛型

膠刀將樹桐割成三十三度的平衡

汗水暗暗構想一座熱帶的唐山

椰影幢幢，反覆搖動心靈的合院

籍貫如磚，築起各自的高牆與磁場

他和他們平靜地坐下

坐成幫派，坐成會館……

曾祖父說到這裡便醺醺睡去
瓶裡殘餘大歷史的純酒精

刺青與刀疤將不肯言傳的軼事
偷偷告訴父親坐著的日記。

• 2 • 醒獅的步伐

南獅在父親的童年威武醒來

步子踩著鼓聲裡的奇正八卦

鞭炮採亮會館炯炯的複眼

會館閣不起那花網大嘴

銜著魁梧的燒豬在滔滔發言……

如同一張收得很緊很緊的大網

香味籠罩整棟新蓋的廣西

修訂的鄉音問候純正的鄉音

舌頭是暗中熱身的南獅

潛意識裡垂涎了三十三尺

父親把會館幻想成無比宏偉的燒豬

好讓豬皮的香脆在館史上永駐——

麻將則是更醒的醒獅

重砌長城的是萬子與同子

廣西位「南」，黃河居「北」

手裡的十三張，張張思鄉

這是長老們堂皇的說法；

從礦場回家，草草沖涼虎虎吞飯

舅公們搭伴汗衫便溜到會館

汗衫沒有掙扎成望鄉的帆

麻將是更動人的桂林

至於爺爺近乎出千的神技
還在族譜裡大大記了一筆！

• 3 • 老去的大堂

每張遺照都像極了霍元甲
團團守住他們傳下的大堂

永垂的目光如長矛交錯

我不禁停一下心臟，縮一下膽
那年九歲，我跟父親來領獎；

前年我載父親回來

蛇冷的暗綠迴廊很靜

真的很靜——

只剩下老廣西的老呼吸

一年頒一次獎，吃幾席大餐

連麻將也萎縮成一盒遇潮的餅

藤椅獨自回想當年的風雲；

會長大伯使勁撐起廣西的大旗
但會館四肢無力骨骼酥軟

越來越多拐杖，越來越多霍元甲

久久被醒獅醒一醒

才醒一醒又睡去……

我把族譜重重闕上

彷彿扶別一群去夏的故蟬

青苔趴在瓦上書寫殘餘的館史

相關的注釋全交給花崗石階

南洋已淪為兩個十五級仿宋鉛字

會館瘦成三行蟹行的馬來文地址……

評析

痲弦

人常說南洋（馬來西亞）有一個「海外的中國」，那裏的華僑，至今仍保持著傳統中國人的生活風格，廟宇、祠堂、同鄉會館到處可見；燒香、拜佛、祭祖……一如中土，給人以禮失求諸野的聯想。

這首詩寫華人在異國落地生根猶難忘祖國故園的歷史感懷，情感真摯深沉，意象鮮活生新，形式完整，用字工穩，是一首思想性與藝術性兼備的作品。詩中佳句如「遙想鄭和的風光，記掛老家的米缸／汗衫鼓成頻頻回首的帆／但季風斧斧，從東北劈來／把眺望的虛線統統劈斷！」儼然有大家之風，流露出無窮的創作潛力，令人感動、驚喜！